

清明到来,缅怀一代名媛章含之。章含之一生充满传奇,在外交舞台上尽显才华,堪称“巾帼外交之花。”

缅怀章含之

建湖/王学言

我认识章含之是1998年7月,当时是和乔广志先生来到北京史家胡同51号,拜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。从那之后,我先后九次采访章含之。她每次对来自乔冠华故乡的人都特别热情。采访过程中,总是倾诉着她对乔冠华的赤诚挚爱与她自身经历的风雨人生。后来,我写了人物专访《丹心一片情无限》,她读后几度哽咽。如今章含之已去世14个年头,可她讲述一段段关于她和乔冠华的往事,始终在我的心里魂牵梦萦。

章含之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收养的一个孩子,是章士钊的养女。

春去秋来,在章士钊的培育之下,章含之从小学到大学毕业,一路春风得意,茁壮成长,成为外国语大学的一位老师。

1963年,28岁的章含之,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,章士钊带着章含之去参加毛泽东的生日宴会,由于章含之英语水平出类拔萃,被点名成为毛主席的英文老师。

1971年3月末,章含之被毛主席推荐到外交部工作。由于她品学兼优,勤奋好学,精通六国语言,还懂得多国外交礼节,毛主席还建议章含之担任中国驻外女大使,这对章含之来说,人生迎来了辉煌时刻。

1970年至1973年,是新中国外交事业高光时刻,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,乔冠华率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,1972年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,这些重大外交活动,章含之都参与其中,她的人生如鱼得水。

1973年,章含之因夫妻感情破裂,与前夫洪君彦办了离婚手续。离婚后的章含之嫁给了乔冠华。

乔冠华比章含之大整整二十二岁,尽管年龄悬殊较大,但对他们来说,也称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。乔冠华身体不好,章含之就安排好生活中的一切,处处体贴入微,无微不至。乔冠华无数次感慨:“这个家真好。”

然而1983年9月22日,乔冠华病入膏肓,弥留之际握着章含之的手,这一天,疾病带走了章含之的依托。

乔冠华去世后,悲痛欲绝的章含之,在恍惚中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,在人生的最低点艰难生活,最终经多人劝说后,才慢慢走出阴影,摆脱痛苦。后来,章含之以乔冠华为主题,写了四本有关乔冠华与她情感的书,帮助乔冠华整理出版了4本乔冠华《国际述评集》,还编著了《我与乔冠华》《忆父亲·忆主席·忆冠华》《十年风雨情》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》等与乔冠华人生息息相关的本本书籍。后来这些书籍、文集为宣传乔冠华缅怀乔冠华都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2008年初,章含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嘱,逝后要守候在父亲章士钊身旁,与父亲安葬在一起,以弥补之前对父亲的歉意。

2008年1月26日,章含之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清明到来,缅怀一代名媛章含之。章含之一生充满传奇,在外交舞台上尽显才华,堪称“巾帼外交之花。”

顾先生开饭前的吟诗,像一束神奇的光点亮了我的心智,我不但记住了诗句,还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……

顾先生

市区/胥雅月

阵阵春风吹来,看着眼前满枝条的桃花,忽然想起庄上的一位老先生,他虽早已仙故,但他与一庄人与众不同的斯文仍如眼前的桃花一样鲜亮。老先生姓顾,听长辈人讲,原是苏州的下放知青,下放期间,因做不惯农活,吃不了那份苦,有了轻生的念头,被庄上一名和他同龄的女子救起,后两人有了感情,有了孩子,待到顾先生有机会回苏州,他看着眼前的妻儿,放弃返城,一门心思扎根于我们庄上。

顾先生好读书,更嗜好大声朗诵,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,他妻子不识字,但对知识很尊重,她放纵先生肆意妄为地朗诵。庄户人家注重的是时令农活和庄稼的收成,对于顾先生的不务正业和撕破喉咙的读书,私底下给他取了绰号——顾迂子。大人们对顾先生不待见,孩子们爱凑热闹,上放学明明不途经顾先生的庭院门前的路,也舍近求远到顾先生的院外驻足停留……

顾先生爱读书,不喜农活,自然日子过得潦倒,他不在乎,妻子不在乎,几个孩子似乎也不在乎。在顾先生的影响下,他的几个孩子斯文得与同龄人格格不入,不过他们说出的话,只有书上才能找到。渐渐有些孩子被顾先生读书声的魔力吸引住了,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

待到某个桃花盛开的正午,我们几个爱驻留在顾先生院外的孩子,竟然被顾先生当作客人邀请到家中。先生的庭院不似一般农家庭院散养着鸡鸭鹅,甚至也看不到像样的农具散落其间,先生的孩子们见到为数不多的我们,不鄙视,很礼貌地冲我们微笑,顾先生的妻子更是忙前忙后,说是到了午饭时间,一起吃了饭,再听先生读书。一时,我们有点懵了。我看看你,你看着我,也不知谁,竟然率先点了头。

顾先生的庭院,沿墙砌成或圆或菱形的花池,庭院正中的三两株桃花枝枝粲然……顾师娘与我们招呼后,顾先生便从堂屋里搬出一张小八仙桌放在庭院中,他的孩子搬凳的搬凳,端菜的端菜,窘得我们不知所措。顾师娘做的菜简直是一场诗意的春宴,新韭菜炒鸡蛋、炖螺蛳、荠菜春卷、爆炒菜薹……顾先生招呼我们坐下,我们羞涩地听从安排,起筷前,顾先生不无快活地吟诗起来——“小几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桃花!”他筷指株株桃花后——开饭!

顾先生开饭前的吟诗,像一束神奇的光点亮了我的心智,我不但记住了诗句,还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……

顾先生的大孩子成了庄上第一个大学生,后面的几个也相继效仿,几个曾是顾先生春宴上的坐客孩子,一个个也考进了城市求学……

成年后,一个春雨敲瓦的午夜,我闲读清代诗文,无意间看到写诗不多的清代诗人何钱氏的《普和看梅云》:酒沽林外野人家,雾日当檐独树斜。小几呼朋三面坐,留将一面与梅花。

似曾相识!合上书,再无心读诗文,追忆起顾先生和那场桃花树下的春宴——顾先生将我们当作朋友,将原诗中的“梅花”改成“桃花”,可见先生读书人的心细如丝和对诗文的渊博……

顾先生离开我们快20年了,他的“围坐春宴,与桃同醉”的心境值得我们一辈子玩味……

十七年母爱

响水/解晓玲

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余年了,假如健在,也就七十六岁,人生的长河中,我只拥有短暂的十七年母爱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是一位勤劳、聪慧、富有涵养的女性。

我七岁那年,父亲去世。我上学了,由于经济条件差,妈妈在街上买那种灰色的粗草纸,一张纸比现在的大方桌还大,上面留有枯干的零星稻草屑,夹带着淡淡的草香味。妈妈用刀片把大草纸裁成32K纸张大小,裁好的纸张整理好,用锥子锥上眼,再用草纸捻成一根根小草绳,穿过锥眼扣成美丽的蝴蝶结。装订好的草纸本,简朴、干净,粗糙中带着精致。背着妈妈做的花书包,装着心爱的草纸本,我总是满心欢喜,晚上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妹妹们在一旁玩乐,妈妈一边织毛衣一边陪着我做作业,我趴在桌上用小铅笔,在草纸上书写着童年的文字,读书的快乐从这里开始,孩童的天真好学,给妈妈带来几许欣慰。

女孩子总是爱美的。十岁的时候,非常时兴穿“的确良”衬衫,但那是条件好的孩子才有的奢侈品。看着小伙伴穿着心爱的花衬衫,花枝招展,叽叽喳喳地又蹦又跳,我很羡慕,可我知道家里境况,不敢说也不敢想。一天放学后,妈妈把我叫到一边,笑眯眯地变魔术一样,在我眼前晃动着彩色的花布,我眼前一亮,原来是一件崭新的“的确良”衬衫,衬衫是白的底色,配上浅浅的紫罗兰色小花,精致典雅。妈妈帮我穿上衣服,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我:“漂亮、漂亮,就是衣身和袖口有点长,可以多穿两年。”我知道,妈妈在单位做的是临时工,工作是砸小石子,工资多劳多得,我漂亮的衬衫,是妈妈每天起早贪黑,一锤一锤地砸出的,那段时间,她膀子总是又酸又疼,肿着。我衬衫一直珍爱有加,从小学三年级穿到初中,也没有穿坏。

我上初中二年级时,班级里戴手表的学生很少。有一天,妈妈把戴在腕上的“钟山牌”手表,摘下来套在我的腕上,观赏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:“我们玲子戴着手表,也像个工作人员!以后这块手表就归你了。”我当时也就十四岁,总觉得自己还没到戴手表的年龄,还有这是妈妈的东西,她自己也需要,所以坚决不要,但妈妈还是固执地把手表给了我,并且和我说:“这是妈妈留给你的,好好保管,妈妈希望你戴着它,认真学习,考个医学类专业,给像妈妈这样的患者治病。”

那一年,花树才刚刚含苞,小草才刚刚吐绿,阴霾就包围了整个春季。在那个春天,母亲还没来得及看遍人生四季的风景,还没来得及度过岁月的细水长流,在她四十一岁的年华,带着永远的遗憾,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刚刚17岁的女儿,离开了她挚爱的亲人。

在妈妈过世的那年夏天,我考上了中专,实现了母亲的夙愿,做了一名护士。多年来,我一直记着母亲的教诲,工作在临床一线,无怨无悔地服务着千千万万和我母亲一样的病患。

有多少人担忧父母的老弱多病,忙于工作而无暇顾及。可我多想摸一摸妈妈脸上的皱纹,多想看一看她洗净铅华后的白发苍苍,多想推着轮椅中的她,听风听雨看山海。可是,关于妈妈的一切,却化作了风中的一曲离歌。



清明·缅怀

本版设计:陈蓉